

## 在墓园里散步

□梅莉

抵达莫斯科的第三天,我们仨去参观了莫斯科新圣女公墓。一开始我并不想去看什么墓地,阴森森的,但女儿说她很想去,我们只好同意了。去了才知道,不虚此行,原来欧洲墓园就是雕塑艺术家们集大成的地方。在俄罗斯,雕塑之美无所不在,地铁里、屋顶上、湖边河边、街头巷尾……

新圣女公墓位于莫斯科的西南部,建于16世纪,因一旁的新圣女修道院而得名。这里安息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,都是俄罗斯著名的文化精英和各界名流。你再有钱,死后想葬在这里还不行呢。该公墓是欧洲三大公墓之一,占地7.5公顷,埋葬着2.6万多位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。

墓园像公园一样美丽宁静,树木浓密,鲜花盛开,每一座墓碑都设计得充满艺术气质,没有半点阴森的感觉,像进入一座庞大的艺术馆,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墓园文化。一座座名人雕塑形态各异,哪怕不懂俄文,你也会看得出此人生前是做什么的,比如,作曲家的墓碑定有音符标识,著名产科医生的手里托举着一个婴儿,飞机制造师会有飞机图案等等。

俄罗斯人信东正教,它是基督教的分支,所以,在俄国人的心目中,死亡不是终点,也不可怕,公墓不是告别生命的地方,而是重新解读生命、净化心灵的天堂。每天都会有一些市民来这里散步、静坐,他们把这里当成公园一样。有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坐在长椅上玩耍,有美得让人炫目的俄罗斯姑娘捧着一本书在阅读,亦有长者对着某名人的墓碑在沉思。

这里安放着赫鲁晓夫、叶利钦等,但我对政治家并无兴趣。印象深刻的是几座艺术家的陵墓。

契诃夫之墓。读过契诃夫短篇小说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、《小公务员之死》和《变色龙》的人,会被大师的犀利与幽默所折服,也是我喜爱的一个作家。他的墓碑是一个尖顶的小房子,顶上竖立着三支毛笔,直刺天空。在一小片围栏围起的草地上,立着两块不大的石碑,左方黑色的石碑是奥尔加的,右方白色的石碑是契诃夫的,夫妇二人合葬于此。契诃夫年轻时颜值高,性格又温和,颇具女人缘,据说私生活很混乱,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个伟大的作家。42岁才结婚,44岁去世。这座小小的白房子

## 包子

□朱朝霞

拐了几个弯儿才找到翠园,其实离住的酒店直线距离不超过五百米,香港就是这样,你百度任何一个地方除去告诉你地铁和公交坐几路如何转车以外,还会直白地写明需要步行的里程。那天起得早,发现香港的茶餐厅是老年人休闲聚会的主要场所,看报纸、聊天打招呼,一般不急看菜单,先要一壶茶,然后慢慢看。

那天点的不是包子就是饺子。这两样东西各地都有,但是风味却完全不一样。上海和无锡的小汤包早就品味过,天津的狗不理感觉也是一般般,那天点了网上风评好的几个点心,果然非同凡响。先说说奶皇包,面皮白滑紧致,像姑娘的脸,因为丫头平日里常用超市里购回的奶黄包当早饭,所以很不以为然。但咬开之后感觉完全不一样,馅儿是咸蛋黄沙沙的口感,却又是甜的,而且很嫩,是流动的。店里的服务员推荐了小汤包,丫头直摇头说不想吃肉。架不住人家热情还是点了,娇小玲珑,往日里的汤包都注重汤汁的口味,而这里的汤包,吃得出肉是手工刺的,有嚼头,里面夹杂着细细的姜丝,一点几都不腻,丫头一人迅速吃完两笼。

相传有一个笑话,说是两个不相识的人握一张桌子吃包子,其中一个人咬下去,包子里的汤汁直接溅到对面客人脸上,肇事的这位并未发觉,

走马天下

虽不壮观,却特别小而美,在一圈黑色铁花围栏衬托下,令行人不由得驻足回眸、过目不忘,一如他的作品。契诃夫如果看见了他的石碑,一定会摸摸胡子笑了。俄罗斯人真是懂得大师的风格,所以找对了设计者,因为陵墓的风格与作家作品的风格高度一致——小巧、精简而不华丽。

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也是必看的。想当年,他的著作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风靡校园,作者钢铁般的意志打动着一代代人的心。谁不会背诵他那句名言: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,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。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。”作家的一生堪称战斗的一生,15岁上战场,16岁在战斗中身受重伤,23岁失明,25岁瘫痪在床,1936年去世,年仅32岁。写这本书历时三年,第一章是他自己独立完成,后面都是夫人帮助完成的。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创作出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部了不起的杰作。临终前的最后一刻,他被雕塑家永远地定格在了这块石板上,雕像只有上半身(那时没有照相技术,只能靠画家、雕塑家记录他们的模样。据说普希金去世前,有十几位画家围着他画了三天三夜)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只手放在书稿上,身体微微抬起,眼睛凝视着远方。墓碑下面雕刻着伴随他大半生的军帽和战刀,还有虔诚朝拜者的鲜花。

我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碑照片发在朋友圈后,有个80后名校毕业的姑娘在下面评论:“你竟然跑到我男神的墓地去参观了!”当时甚感欣慰,本以为他只鼓舞了我们70年代(或70年代以前的人),没想到还有80后也有视他为男神的。

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曾影响过无数中国青年人。而小说中的原型卓娅、舒拉,以及这本书的作者,即两位小英雄的母亲,都安葬在这里。卓娅的雕像露出了一只乳房,她18岁牺牲时,德国人曾割下了她的左乳,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,所以我们才如此热爱和平。

只是普希金与列夫·托尔斯泰的墓地不在此,他们都在故乡长眠。

我也愿意在这样的墓园散步,使人灵魂既安宁又清醒。

万家灯火

对面那位很沉得住气,店里堂倌儿看不下去了,拧了把热毛巾递过去,那位不慌不忙,“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完呢。”可见一件好的食物对于人的吸引力有多大了。好多年前去过一家知名的早茶店,有一味秧草包尤其美味,碧绿的馅带有一丝丝甜,皮薄而嫩,吃了还想再吃。加上这家的服务员尤其能说,把每道点心的食材用料手工程序以及发生过的故事说得头头是道。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个头很大、里面汪着很多汤汁的大汤包,那天吃得实在饱,最后一个大汤包里的油水看着就心生畏惧,这种汤包要先咬破喝汤再吃面皮,稍一犹豫就会吃得很难看,会被耻笑不会吃。那天实在吃不下,咬一口尝了味道之后任由皮破汤流一塌糊涂了一盘子。

隔天吃晚餐的时候看到有点心,又点了几味。同样是做得很精致的包子,小得不忍下口,小口咬破,里面是细碎的芝麻和流动的白糖。还有那些用混合了菜汁的面皮包的各式包子,放了胡椒的肉,一整只虾仁,就连生煎包也是年轻的模样,表皮松软,上下油煎得恰到好处,不会让面皮吃太多油,又保留了人口的脆,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。

回来之后,丫头对吃过的几味点心念念不忘,我开始担忧,以后该如何给她备早餐。



梅子熟了 曹艾芝

## 河流

□张健

时而平静,时而汹涌  
从高山峡谷一路唱着走来  
在大地上  
写下一路风情

能容纳无数的追随者  
才有更为博大的胸怀  
不知疲倦,永不停息  
心中只有一个目标

一路向前,绝不回头  
不论是否能够奔腾到海  
哪怕前方越来越窄  
信念永远不改

紫琅诗会

## 老龚管水

□孙同林

秧苗一栽下去,老龚就忙起来了。

老龚是一座小灌溉站的管水员,任务是在灌溉站打出水再送到农户稻田。老龚的灌溉站真的很小,总共只灌溉40多亩水稻田。管水员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,在乡下常常听到人们对管水员的议论,什么水放得不及时,水没放到边、水放好后没给收水口又倒了等等。一人说众人、管水员往往就成了“臭人”。老龚所管的40多亩稻田,涉及20多户人家,一年忙到头,千吧块钱的收入,还要一家一户上门收费,情绪好点的,按价给你钱,遇上个正在闹情绪的,就不给你好脸色,回你一声,现在没钱,过几天!过几天去了,他不回家,几十块钱可能要跑上好几趟。最后,一亩地七十三块钱,他甩给你七十:“给你个整数,零头就算了!”那口气,倒好像你欠他的。你如果再要,他送给你一个“闭眼”,骂一声:“就这3块,你也好意思要!”所以,谁也不愿意干。

那天,村主任小王来找老龚。老龚说,我去年就说了,不干,你们另找别人吧。王主任不走,坐在他家里吸烟。小王的烟瘾大,一支接着一支地吸,眼看吃掉了老龚半包烟,还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。王主任说,我们知道管水的活苦,可管水的事,说小了关乎这头二十户人家,说大了关系到社会的稳定。我们不是没考虑别人,先前已经物色了好几个,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你老龚最合适。老龚听了笑道:“主任你别给我戴高帽子,我说了,不干!”王主任说:“我这不是给你戴高帽子,是实情。你是个有责任心的人,这大伙儿都看得到,再者,你是个老党员,大伙儿信得过你。”接着,他还在为老龚设身处地地想:“你虽说60多了,但身体好。孩子又已经成家立业了,家里除了几百地也没别的什么事,所以还是想

请你发点余热,为社会做点奉献。”

老龚说:“不干!”

王主任不再说话,继续抽烟。

老龚不吸烟,所以,也不喜欢人家吸烟,更不喜欢人在他家里吸。但今天吸烟的是村主任,而且烟还是自己特地为他买的。老龚看着小王主任坐在他面前吞吞吐吐,他估计自己不答应这份差事,王主任恐怕是不会走了。

老龚想,这吸烟也许就是王主任工作的一套“方法”。

老龚终于败下阵来,他无可奈何地说:“那我给我老伴打个电话,听听她的态度。”其实,老龚是想找借口,以退为进,婉言相拒。不料,王主任却接口说:“这你就不用打了,我已经打过了,婶婶那是老龚的老伴,这下老龚真的没辙了,他知道自己非答应不可了。

老龚把管水的担子接下来一管就是十年。

老龚就是这么一个人,要么不答应,他答应下来的事情就不含糊。为了管好水,他还专门跑去找“老管水”拜师,又在日常管水实践中不断总结、改进,掌握了不少管水技术。

秧苗刚栽下去那几天的水最难管,水大、水小都不行,水大了,风儿稍大些,水浪冲得秧苗在水里摇来晃去,几摇几晃,秧苗漂浮起来,满田都是。水小了,黄黄的秧苗趴在泥上,连秧根都裸露了出来,太阳一晒就焉了。为了保护秧苗,老龚这些天将灌溉时间提前了,以前是天亮后才开车,这几天凌晨两三点钟就开,保证太阳上来的时候,秧苗就已经浸泡在浅水层里。

盛夏时节,老龚天天肩扛铁锹,奔走在田埂上,这段渠道看看,那段水沟瞧瞧,顺带做些零碎小事:发现渠道上有漏洞,卷了裤脚下水堵上;发现哪段码头低了漫水,就用铁锹挖些土垫上;渠道里新长出杂草,用铁锹顺手铲去……

乡土风情

这时的老龚也成了大伙儿的农事参谋。这个问,老龚,你看我家这秧苗该下肥了吧?嗯,发棵肥一定要下足。那个问,老龚,你看我家的水稻发黄,是不是生了什么病,该用什么药?老龚蹲下来,拔根秧苗看看,不是虫,补施点追肥吧。

邻居们素知老龚的耳根软,就总拣好听的说。徐嫂想出趟门,嘴上叫得那个甜:“龚叔,今天我上趟街,请你帮我照应一下水口子。”从嫂在一边听了,开玩笑说:“放心走你的吧,家里有‘老公’在,还担心什么?”徐嫂啐她一口,扭着腰走了,回来的时候,稻田里的水放得好好的,从此,徐嫂家稻田放水的事就放手交给了老龚。一家看一家,结果,大伙儿秧田里的水全变成老龚一个人放了。妻子跟他说:“当初不是讲好了,各人的地自己开口关口子,你怎么全包下来了,你这不是自讨苦吃?”老龚听了笑笑,对媳妇说:“其实,一家一户地放,你争我夺的,还不如我一个人管,这样,大家不争水,可以控制水位,心里反倒清静。”老龚就是这样,人们一句好话,他就高兴,一高兴就不以为苦,觉得自己有能力为大伙儿做点事。

灌溉结束了,别人或者外出打工,或者几个人坐下来摸牌,老龚却有他的事。他去灌溉站把电动机拆卸下来,抬回去收管保养好;他去给水泵加上油;水泵的铁皮管子容易锈蚀,老龚把它们一拆卸下来,涂上一层防锈油,架在通风的地方……老龚从不找集体的麻烦,努力把农灌成本降到最低。

年底,王主任在村民大会上表扬老龚,王主任说,好的管水员比村干部都管用。老龚又被感动了。

老龚跟人谈起自己管水的经历,说:管水苦是苦,但管水让人增加阅历,品读身边的人,百人百性,形形色色。同时,也是对自己一种修炼呢。